

清人笔记小说名人名作

任一则 鸣春 编译

览怪

下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清人笔记小说名人名作

任一则 鸣春 编译

览怪

下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瞽者报仇

有一盲人不知其姓名，年纪三十多岁，每日往来于卫河边上，遇到舟船停泊，必问船上有没有叫殷桐的人，而且详加说明，殷是夏殷之殷，桐是梧桐之桐。原来殷桐曾杀害了他的父母，是他的仇人，当时他还小，只记得仇人的名字。有和盲人同宿的，也常听见这位盲人在梦中呓语，仍时时喊着殷桐、殷桐的名字。有人问盲者的姓氏，盲者随便应对，数日之后，又有别称，人们也不深究。

十余年来，往来之人认识这一盲人。大家见到他，往往抢先说道：“这里没有殷桐，你应该到别处去寻觅。”

有一天，有一艘运粮船停在岸边，盲人又走向前来打听有无殷桐。一个男子挺身上岸，对盲人道：

“原来是你找我，我就是殷桐，你有什么事……”

盲人闻听，狂吼一声扑向殷桐，双手掐住对方的脖子，一口咬下殷桐鼻子，顿时鲜血淋漓。众人向前解劝，盲人牢牢抓住，无法分开。二人纠缠在一处，一起掉入河中。瞬间随水而去，不见踪影。

数日之后，在下游发现二人尸体。只见二人仍相搂抱。殷桐捣其肋骨，已经完全断裂。盲人双手扼住殷桐肩背，深有八寸多。殷桐两颊已被咬得血肉模糊，不是人形。

如此深仇大恨，有人说是盲人报父母之仇。

编译自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

狐友

某商往来于樊屯以贸易为生。曾遇一人，是为狐狸，二人结为好友。

狐友常邀请某商来家叙谈，所居住的房舍与常人所居毫无区别。只是出门之后，回头再望，便无影无踪。

一天黄昏，某商至狐友家，狐友之妇为之敬酒。某商见狐妇艳丽超凡，心中不禁难捺淫心。酒醉之后，恍恍惚惚，更觉狐妇仙人一般，媚态使人难以自持。他按捺不住，趁狐妇斟酒之时，将狐妇手腕捏住，只觉得皮肤细腻，使人神魂荡漾。狐妇以目与狐夫示意。狐夫笑道：

“老弟此举，是不是效法陈平戏嫂啊？”说罢，轻轻一笑，并无怒意，依旧如往常一样叙谈笑谑。

某商离去，归于客舍之中。第二天忽然旧日伙伴将自己的妻子送至客舍，妇人说：

“在家听人说，你得了中风病，因而赶来照看于你，我骑的驴是向邻人所借……”

某商十分惊讶，不知是谁如此胡乱传言，捉弄自己。由于客舍无法安置家眷，便招呼伙伴将妇人送归。不料伙伴早已归去。

某商无奈，只好自己牵驴将妻子送归，由于只是一日路程，无需再求他人。

妻子骑驴，某商相伴而行。中途遇到一位少年，其人举止轻浮，与妇人擦肩而过，顺手抚摸妇人纤足。妇人怒骂，少年只是笑，答话十分轻薄。某商难以忍耐，便与少年厮打在一起，殴斗起来。驴儿见状大惊，惊跑起来，向野地逃去，瞬间已不知所往。某商赶快舍去无理少年，向驴儿追去。按照驴子蹄迹寻找，大约有一二里路，只见驴儿陷入泥沼之中，而驴背上的妻子不知在何处。

这里空旷无人，他大声呼唤，四处寻索，直到天已破晓，仍然不见妻子踪影，无奈只好骑驴返回，再来寻找妻子下落。

行走数里，忽见大路涌来一伙人等，大喊大叫道：偷驴贼原来在这里……

原来昨夜村中驴儿丢失，众人正在为主家寻驴。这驴儿正是主家所丢失的那匹。众人不容分说将某商扯下驴背，捆住手脚，一顿暴打，只打得某商皮开肉绽，痛楚难捱。恰此时有人走过，认识某商，代为辩说，众人才将某商放归。

某商没有再回客舍，直奔家中，察看究竟，只见家中纺车声铮铮作响，妻子正在安然引线纺织。某商问起昨日事，妇人茫然不知。

此时，某商方才明白，原来伙伴、妻子与少年皆是狐仙所化，只是驴子为真。想必是狐友报复对狐妻的轻薄而搞出的这一恶作剧。

编译自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

艾孝子

宁河人艾文仲以木工手艺为生。一日外出做工，偶与人发生争吵，一怒之下，将人击倒在地，该人一时昏厥，艾文仲以为人已死去，心想人命关天，难逃法网，来不及与妻子告别，立即逃亡，直到关外方存身下来。

艾妻得知丈夫逃亡经过，心中凄苦万分，只盼望丈夫早日归来。这时她已身怀六甲，两个月后生下一子，起名子诚。母子相依为命，而丈夫毫无音讯，他不知官司已了，并有一子出生。

子诚渐渐长大，时常问父亲何在？母亲详细讲了父亲与人殴斗、逃亡的经过。子诚听了怅然若失，便又向母亲问起父亲的年龄、相貌以及先世、故籍、亲友种种情况，一一牢记在心。母亲以为子诚只是好奇，并未在意。

及至成年，母亲打算为子诚成家，子诚恳切地对母亲说道：

“我的父亲多年流离在外，孤独生活，无以为家。作为儿子又怎能安心娶妻成家呢？”

此时，母亲方知儿子念念不忘父亲，心中更是凄然。

子诚十分勤劳，奉母至孝。二十岁时，母亲病故，子诚悲痛欲绝，料理完丧事，便整治行装欲赴辽东。左右乡邻竞相劝止，认为其父下落不明，父子从未见过，此行恐是凶多吉少。子诚听罢泪流满面拜谢道：

“到关外寻父已是许久愿望，如果苍天助我，找到父亲下落，父亲尚在人世，我将与他共返家园；如果父亲不幸死去，我将负父亲骨殖返乡与母亲合葬。倘若找不到父亲，我宁可老死在寻父路上，也决不生还故里。”

众人听罢，挥泪送别子诚。

子诚晓行夜宿，出了山海关，来到辽东地面，心想父亲是由避

罪而逃亡关外的，他只能寻找荒山僻野之处安身。于是子诚不畏艰苦，深入深山穷谷荒村险坝之地，细细查访，久而久之，所带银钱用尽，只得行乞糊口，而寻父之志丝毫没有动摇。

历尽人生一切困苦，足足在关外飘荡了二十年，依然没有父亲下落，子诚毫无悔意。

一日，子诚行至马家城山中，遇到一位老人，老人见他穷苦之状，顿生怜悯之心，一番交谈，得知子诚寻父之孝心义举，十分感佩，便将子诚让至家中以酒食款待。

吃饭间有位老木匠携带工具走进，子诚观其年龄容貌与母亲所说大致相近，一时难以自持，牵住木匠衣衫痛哭失声，边哭边叙述了父亲出逃年月日，并将家世种种一一道出。

木匠闻听，惊骇不已，悲伤不已。他有相认之意，又因亡命之时，没有儿子而颇有疑惑。子诚又详细讲了自己与母亲的种种情况。木匠终于忆起出逃前妻子已有孕在身的细事，于是父子相认，抱头痛哭。

艾文仲逃至此地有四十年。为逃避追捕变姓名为王友义，因此，子诚难以寻访。父子打算尽快返乡，无奈父亲负债尚多，不便脱身。于是，子诚赶忙回归故乡变卖田产，并向亲友借贷，携来百金，才将逃亡在外四十年之久的父亲寻归。子诚奉养至孝，此后才娶妻生子立业成家。

编译自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

射杀双狐

沧州吴家庄村东有一个小庙，败落已久，并无僧人。某人经商往来，常在小庙中歇息。

一日在庙前遇到一人，二人相互寒暄坐在一处，彼此交谈，十分投缘。几番交往，俩人已到吃喝不分。有时一同到镇上喝酒闲逛，感情日渐深厚。

某人问其籍贯身世，其人面有愧色答道：

“与兄相交许久，彼此诚心相待，我不欺骗兄长，愿以实言相告。我本非人类，乃是这庙中一只老狐。”

某人闻听，毫无惊恐，与老狐依旧往来。

有一天，二人相遇于庙前，老狐手中持有一只鸟枪对某人说：

“老兄请帮忙于我，我与一妇人私通，相欢数年。近日，我弟弟竟暗中也与这妇人勾搭成奸。这是盗嫂，实难让人忍耐。我多次劝告弟弟不听，他依旧与妇人打得火热。我与他争斗，我的气力不足，常常败于他的手下。我已是忍无可忍，我准备今天夜里，在前边岔路之上，等他过来，与他决一生死。听说你的枪法很高，百发百中，想请兄长在我弟弟相斗时，开枪杀死这一奸淫之徒。今夜月明如昼，望兄长辨认准确。”

某人连声答应，当夜埋伏于草丛间，以待时机。

月明星稀，风声习习，野路寂然无声，老狐在僻静处等待其弟到来，此情此景，使某人怦然心动。他想，老狐的弟弟偷淫兄长之妇人诚然当死，然而，老狐所占有的妇人，并非自家妻子，实是他人妻子，同样也是偷情。兄弟二人为了各自偷情同一妇人，已是少廉寡耻，居然还以死相拼，兄长想把弟弟置于死地，这又未免丧

失人伦，做得过火。兄弟之间尚且如此相残，以后，我与老狐偶有磨擦，恐怕我也将被他暗害。”

正思虑间，两狐已经互相殴斗在一起。某人乘机将两只狐怪同时射杀。然后，背起两狐返回家去。

编译自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

某甲妇

某甲将死，在病榻前嘱咐妻子道：

“我没有给你们母子留下什么财产，我死之后，恐怕你们母子二人衣食难全。我家四辈都是独子单传，如今又留下这个幼子，接替我家香烟。我今天与你约定，不论何人，只要他能为我抚育孤儿，你就可以嫁给他，不必考虑守孝期限之类，一旦家中饮食没了着落，便可以再嫁。”

某甲嘱托之后，便闭上眼睛，不再说话，只是轻声呻吟，过了大半天便气绝身亡。

有某乙听说某甲妇颇有姿色，便托人前来说媒，并答应所有条件。妇人考虑之后，答应了这桩婚姻，但是，家中尚有余粮，不忍马上出嫁。

数月之后，家中粮食用尽，也无钱财可用，眼看即将断炊，便通知某乙，完成婚姻。

洞房之夜，某乙喜见妇人如此貌美，不禁心神飞荡。妇人娇羞可人，与某乙同上眠床，正要灭烛就枕，成就好事，忽然听见窗外传来叹息之声。妇人听出这是死去的自家男人的声音，知道亡夫阴魂不散，难忍失妻之苦。于是妇人坐起对窗外说道：

“我知道夫君心中苦痛，隔窗呜咽，足令我心碎。我不过是听从夫君遗言，并非我不肯守节贪恋男女之情，实在是迫不得已，请夫君谅解我的苦衷，不应来到此处作祟！”

窗外呜咽道：

“我今日是来看望儿子，并不是作祟于你，我听到你刚才一边卸妆、一边啜泣，知道你是由于贫困难以存活才再做他人之妻，并非贪欢。这才使我内心凄然，止不住啼哭起来。”

某乙听完这番对话十分惊恐，赶忙披衣下床，对窗外说道：

“请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一定对待小儿如待我亲生儿子一般。”说完之后，窗外寂然，再无声音，某乙与某甲妇于是尽得鱼水之欢。

此后，某乙贪恋某甲妇绝色，几乎夜不虚度，足不出户。虽是百般趋奉，某甲妇总是欢快不起，依旧精神沉闷。某乙便加倍疼爱其子，以求博得妇人欢心，久之，某甲妇才略有笑语。

七八年以后，某乙病死。某乙没有亲属子嗣，所有财产尽归某甲妇，从而得以请老师教授儿子，儿子竟然中了科举。妇人为之娶妻成家，生下两个孙儿，一家和和睦睦。

妇人在四十岁时，一天夜里，忽然梦见亡夫。亡夫对妇人说道：

“自你出嫁之日，我便随你来到这里，你的一切，我都听到看到。我的儿子得到很好的关心教养，你虽然每天与某乙枕席之欢，且又十分亲昵，但你并没有忘掉我。我常见你灯前月下，背着某乙弹泪饮泣。我不肯露出形迹、声音，惟恐使你母子受到惊吓。如今你的阳寿将尽，你我阳世情缘未尽，因此，你将和我一同归去。”

数日之后，妇人果然偶得小疾而逝。死前将梦中其父所说的话一一交代。死后，她的儿子将她与父亲合葬于一处。

编译自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

富室子

有富家子弟某甲，肥胖臃肿，走起路来歪歪斜斜，而且不修边幅，不重清洁，每日满脸泥垢，一身污浊之气。但是，此人生性好色，喜欢寄身勾栏妓院。平时遇见妙龄美貌女子，必然死死盯住，颇有一口吞下的极大欲望。

有一天，独行郊外，见到一位少妇，美貌娇艳，风韵绝佳。正值大雨过后，道路泥泞，某甲于是上前对少妇说：

“嫂子一人独行，这里道路极滑，我是否可以扶你前行？”

少妇见他一双贪馋目光，一副轻薄面容，便厉声喝道：

“你不要昏昏愤愤，我是一位狐女，平时修炼，从不作媚人采补这类的事，你是什么东西居然想在我这里讨便宜，你这样纯粹是自招祸端。”说罢，抓起一把沙土洒向某甲，某甲以手遮脸，慌忙后退，不留神掉进路边水沟之中，等到爬出水沟，那一狐女已无踪影。某甲返家之后，心里总是不安，惟恐狐女报负。谁知数日之后，并无其他动静。

有一天，友人邀某甲赴宴，酒席之上，有一位小妓陪侍。某甲细加端详，这小妓与前些日子所遇到狐女一模一样。心里十分困惑，不知所措。忍耐不住，便强打勇气问道：

“某天，大雨之后，你曾去过东村吗？”

妓闻听，漫然应答：

“那一天，我的姐姐曾去东村去探望我的姨母，我没有去。姐姐与我长相非常相像，先生所见的正是我姐姐。”

某甲听罢，不知是真是假，也不知是人是怪，心中恍惚不安，于是找个理由早早退席。

某甲走后，妓女对其他客人讲了东村路上的种种情景，并且说道：

“我当时见到他，实在是讨厌他的丑态，而且也怕他对我强行施暴，因而伪称狐仙之类，不过是使其恐惧而后退却，免得我遭他欺凌。所幸他自己跌入沟中，而我赶忙藏身草垛之后，没有想到他却信以为真了。”众人听罢无不大笑。其中一人说道：

“你既然是青楼女子，怎能如此对待客人，他是一个阔少，所爱者，敢花千金，在所不惜。何不与我同去某甲家谢罪。”

妓与客人来至某甲家中，客人详细讲出小妓籍贯姓氏及其婆家父母及丈夫名氏。某甲才消除惊恐疑惑。

小妓向前拜谢道：

“我小时候就认识了先生，那天路上见到你对我颇有情意，心中非常欢喜，便开个玩笑。没想到使你受了惊吓之苦，我心中十分抱歉。我希望拥衾抱枕服侍先生，以此赎过。”小妓吐词娴雅，仪态万方，眉目传情，足以勾魂慑魄，再加上妖艳无比，体态柔媚，某甲早已魂不守舍，于是将女子留下过夜。一连数日，某甲尽情享受，从未有如此销魂时刻。

某甲将其丈夫唤到家中，议妥，每月付给夜合银两若干，小妓则随叫随到。

某甲贪恋小妓之色，小妓也善于迎合，两人如胶似漆，一年过后，某甲竟然死于消渴。

编译自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

柳青

有婢女名叫柳青，七八岁的时候，主人就将柳青与小奴益寿约定婚姻。等到柳青十六七岁时，出落得姿容娇美，主人准备把柳青与益寿的婚事择个吉日完成。不料益寿因为赌博欠了赌友大量银两，悄然出逃，许久许久没有了音信。

益寿不知下落，柳青渐渐长大，不宜继续空等，主人与她商量嫁给另一个仆人，柳青誓死不从。

主人早已爱恋柳青，每有机会便来挑逗，柳青冷如冰霜。后来主人准备将她收为侧室，柳青也绝不从命。

主人屡屡遭拒，而爱恋之心更加火热，便指使一个婆子劝说柳青，婆子道：

“你如此贞洁，决心不负益寿，令人佩服，但不如暂从主人，求主人多方寻觅益寿，益寿归来之时，主人仍然会使你与益寿合婚。如果不肯迈出这一步，主人将把你卖到远方，那时恐怕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益寿了。”

柳青听罢思忖了许久，几日偷偷哭泣，最后下了决心暂以身儿伺候主人，以求得主人代为寻夫。

三四年里，主人贪恋柳青，甚是得意。柳青枕席之上尽力服侍，又时时恳求主人寻觅益寿，主人只是应声而已。

一天，益寿突然返归，主人无奈只得如约给二人成婚。成婚之后柳青仍操持杂务，尽心尽力，不再和主人有任何往来。主人不忘旧日之事，每有机会，便来引逗柳青，柳青严辞拒绝，不让主人接触。

主人愈发动情，为求得柳青枕席欢爱，不择手段，或鞭笞，或威吓，都没有效果。于是贿赂益寿使他逼迫柳青就范，同样毫无效果。

主人无奈，只好将他二人远遣他乡。临行之时，柳青在主母前一番叩拜，并将一个小箱放在主母手边。

主母送走柳青，打开小箱观看，原来都是主人与柳青求欢前后，私自给她的金银珠宝。

柳青二人以力谋生，夫妻恩爱到老。

编译自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

狐妾

某孝廉年已四十岁，依旧没有子嗣。为了接续香烟，买来一位女子为妾。小妾十分聪慧善解人意。正室原配夫人为人心胸窄狭，对小妾百般刁难，早晚间借机辱骂，闹得家宅不安。

一年以后，妾生下一个儿子，孝廉老来得子非常欢快。而原配夫人则更加嫉妒恼恨，越发对小妾施加种种虐待。不久，竟将小妾卖与远方。临别之时，情景十分悲惨。

小妾走后，孝廉昏昏然，精神萎靡，若有所失。当夜独宿书斋之内，挑灯枯坐，已是深夜，依旧毫无睡意。正在思念间，忽然房门开启，只见小妾挨身而入。孝廉惊喜异常。

“你如何来到这里？”

“半路之上，趁人不备，逃回到这里。”

孝廉一则以喜、一则以忧，喜，是由于爱妾归来；忧，是由于无法安置小妾。孝廉忧心忡忡地说道：

“你回到我的身边，是极大好事。可是，买家知道你逃亡，又岂肯善罢干休，必然前来追捕。妒妇为人心狠手毒，她绝不会将你藏匿起来，事情终会败露。至于你再回去，恐怕买家也不会再容纳于你。留下不得，归去不得，教人苦无良计，无可奈何。”

小妾笑道：

“你我夫妻一场，且实言相告。我并非与你同类，我是狐狸所化。我以前作为一个人来到家里，只能依照人的道德伦理，含忍忍辱，虽受尽折磨也绝无他念。如今我以狐的身份来到你的身边，我将会以狐的幻化行事，我变幻无端，行藏莫测，出入不露任何痕迹，他人如何知我在你身边，请你尽放宽心。”

二人虽是一日小别，却是更加情浓意深，书斋之内，两情相悦，胜似新婚之夜。从此，二人缠绵一处，更是难舍难分。孝廉恢

复常态，终日喜气洋洋。

一天夜里，二人正在书斋之内尽性交欢，恰有一个使女前来探视。窥得孝廉奥秘，便将此事报与夫人知道。

夫人闻听，气愤至极，再去寻察，已无踪迹。心中疑惑小妾是个鬼魅之类，于是用重金请来术士，求他用法术除妖。

术士一番安排，一日夜间，趁二人不备，用法术将小妾捉住，孝廉求饶无济于事，术士执意要将小妾诛杀。小妾向前对术士说道：

“孝廉夫人不能生育，孝廉纳妾求子不为无理之举。至于我为孝廉生子之后，夫人偏要将我赶走，使母子分离，则是于理于情有亏。我毫无过犯，夫人只是出于嫉妒，将我赶出家门，罪在何人身上，不言自明，术士如何反而怪罪于我，天下哪有如此无理之理。”

术士听得小妾一番言语，也深知自己所做理亏，因受了夫人重金的贿赂，便只得强辞夺理，依旧气势汹汹说道：

“既然你已经售与他人，怎么能私自逃归呢？”

小妾应声答道：

“我被赶出家门，我并未嫁给他人，作为未改嫁的母亲，母子之情并未断绝；作为未改嫁的妻子，我与丈夫的恩情也未断绝。何况，将我赶出家门的是妒妇，并非我的丈夫，丈夫仍然收纳我。与我未曾离家一样，我的名份依旧，有何不可以回到丈夫身边？”

术士无言以对，更加恼羞成怒，大吼道：

“你本是个兽类，只不过幻作人形，怎么敢和人据理力争呢？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小妾听罢，微然冷笑，答道：

“人，如果将人心变为兽心，天地不容，人人皆可诛之。如果本为异类，将兽心变为人心，反而因此获罪，这哪里还有公理。法师打算处置小妾，不知根据什么刑典？”

术士受此顶撞，已是无理可讲，冲冲大怒，露出一副泼皮无赖的嘴脸，吼道：

“我不肯与你啰嗦，我持五雷法，只知道降妖诛妖！”